陸贄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陸贄論
作者：蘇轍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歷代論》

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，而以陸贄為賢。吾幼而讀其書，其賢比漢賈誼，而詳練過之。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，老而為宰相，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，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。比其老也，功業定矣，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，其故何也？孔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'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。'善夫！不常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贄以有常之德，而事德宗之無常，以巫醫之明，而治無常之疾，是以承其羞耳。帝即位之初，好名而貪功。河朔三叛，父子相襲三十年矣，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。田悅驚疑而起，朱滔、王武俊和之。帝使馬燧、李抱真、李芃三將往迎其鋒，勝負之勢未決也。帝急於成功，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，李懷光舉朔方之眾，五將萃於魏郊。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，兵連禍結，常賦所不能贍。於是為之抽貫算間，假貸商賈，空內以事外，關中已亂，而帝不知也。贄曰：“今兩河、淮西為禍亂之首者，猶四五凶人而已。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、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，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，而況脅從之黨乎？陛下若能招懷以禮，悔禍以誠，使來者必安，安者必久，人知獲免，則誰愿復為惡者？縱有野心難馴，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。”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，忽其言不用。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，倉皇避寇，半年而歸，帝亦老而厭兵矣。於是行一切之政，專以姑息涵養藩鎮。凡節度使死，將佐之得士心者，皆就命留後。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。宣武劉士寧，以暴慢失眾。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，閉門逐之。帝將命以其位，贄曰：“如士寧之惡，萬榮棄而違之可也，討而逐之可也，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。何者？方鎮之臣，事多專制，欲加之罪，誰無辭者？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，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。且萬榮構亂之日，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，一城士眾亦未必皆其黨也。方成敗逆順之勢，交戰於中，其肯損軀與之同惡乎？今若選命賢將，降詔軍中，獎萬榮撫定之功，別加寵任，褒將士輯睦之義，例賜恩賞，使眾知保安，則誰肯复助其亂？萬榮縱慾跋扈，勢亦無所至矣。”帝方苟安無事，竟亦不許。由此觀之，帝常持無常之心，故前勇而後怯；贄常持有常之心，故勇怯各得其當。然其

君臣之間異同至此，雖欲上下相保，不可得矣。會昌中，盧龍諸將，連害帥臣，最後張絳殺陳行泰。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，皆報下太速，故軍得以安。若稍緩之，必且有變。既而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，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。德裕問知仲武可用，言之武宗，舉以為帥。張絳既為其下所殺，而仲武遂以功名終。德裕之謀，則贄之故智也。然帝之出也，以陳京、趙贊；而贄之逐也，以程異、裴延齡。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。贄之賢，非不知也。帝歸自興元，贄因事言曰：“ 齊桓公自莒入齊，伯業既成，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。衛獻公自齊還衛，諸大夫逆諸境者，執其手而與之言，逆於門者，頷之而已。戒心之易忘，而驕心之易生。齊、衛之君，陛下之蓍龜也。 ”贄言雖切，而帝終不改。吾以為使贄反國，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，則其君臣之間，超然無後患，然後可以言智矣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